

台湾丹青武俠作品集

三 又 五 萬 毒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丹青武俠作品集

三
聖
萬
毒
(上)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三圣万毒

丹青 著

出版发行:青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张卫东

印 刷:青海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31

字 数:160 千字

版 次:2000 年 2 月 第一版 2000 年 2 月 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—5000 册

书 号:ISBN7-225-01476-5/I·240

定 价:全套定价 56.80 元

内 容 介 绍

转瞬间，十字路口奔来一群人，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神情凝重的老年和尚，金黄色的袈裟，黑色芒鞋，低头疾行，其速如风。

在他身后，跟着一列约有十七八名中年僧人，个个步履矫健，一望而知尽皆身负绝高内功。

这群僧人，脸色一如树重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毫无顾忌地施展“陆地飞腾术”赶路，一转眼，已由东而西，从十字路口匆匆奔过。

此书不造版也，不可观也。

目 录

第一章	扑朔迷离.....	(1)
第二章	九死一生	(42)
第三章	卷土重来	(67)
第四章	姑娘情深	(98)
第五章	险中无惊.....	(143)
第六章	将计就计.....	(188)
第七章	碧罗秘册.....	(233)
第八章	往事如烟.....	(275)



第一章 扑朔迷离

黄梅天，正下着毛毛雨。

湘北云溪镇外狭窄的土道上，啼声得得，驰来一匹枣红色的健马。

韦松踞坐在马背上，不时引颈企望前方。下意识地总觉今天马儿好象特别慢，慢得使人心烦，使人心跳。离开家整整十年，十年荒山冷月，埋头苦练，熬过多少难耐的乡愁，渡过多少寂寞的黄昏，十年虽不算长，但对二十岁的韦松来说，却几乎包括了他整个欢乐的童年，十年来来，母亲的鬓角已不知又添了几许白发？屋前那株垂柳，应该又到发芽变青的时候了。还有爹爹的风湿病，不知会轻了些不？

想到爹爹的风湿病，他就更烦恨这阴黯霉气的黄梅天，每年这个时候，爹爹的风湿病总是令人耽心的，记得十年前当他离家远赴衡山习艺，爹爹的病正重，但他老人家没有半点伤感或气馁，含笑将他唤到床前，摸抚着他的头顶，的山地道：

“孩子，高高兴兴的去，将来高高兴兴的回来，别忘了你是金剑神镖韦如森的儿子，更别辜负你师父南岳一奇的侠名，爹虽然老了，但还硬朗，多会等着你十年艺成归来，当你两位叔叔的面，把爹爹随身了三十年的主剑交给你，那时候，爹虽死也就瞑目了。”

虽然经过漫长的十年，回想当年爹爹说些话时，眼中流着

热泪，笑一阵，又叹一阵，那情景历历如在目前，他那时年纪虽小。但却有一点始终猜想不透，那就是爹爹年不过五十，说来并不老，但为什么一个练武的人，竟会在壮年之际，染上了风湿症呢？

这个疑问，他问过爹。也问过师父，可是他们讳莫如深，始终不肯爽爽快快地告诉他；这一问，在心里问了十年，今天回家，他决心要好好问问爹爹了。

得得蹄声，飞溅的水花，使他沉缅在回忆中，又把他从回意中唤醒，转过一丛茂林，正是个交叉的十字路口。路边一株高大黄槐树，正淅淅淋淋向下滴着黄豆粒大的雨点。

韦松不由自主勒住坐马，伸出手，缓缓抚摸着那冰冷温软的树干，好一会儿。突然从马背上挺身而出，拨开乱枝，矫捷地攀上树顶。十分熟悉地从一个隐蔽的树洞中，取出一只铁制的小盒儿。

那盒儿上满是铁锈，显见放置的时间已甚久远，韦松小心翼翼地拂去锈渍。掀开盒盖，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欣喜的微笑。

盒子里放着一只布制的香袋儿，因为潮湿所浸，袋儿早变了颜色。但仍旧可以看得出，那是一只经过经心绣制的香袋，袋上一对幼鸯、一只栖息在湖面，另一只振翅欲飞、韦松捧着香袋，含笑凝眸，好象从那陈旧的袋儿，望到一双秀丽明媚的大眼睛。

他是他的小表妹，当他离家投师时，她不过九岁，然而，她却在众人纷乱为他整理行装的时候，偷偷把他唤出来；手里

正拿着这只香袋儿，娇羞地道：

“松表哥，喏！拿去！”

“谢谢你，兰妹妹，可是，不知道师父许不许带这些玩意儿”兰表妹有些生气；“傻瓜，你不会私自藏着，不让他看见？”说着，一扭身子，跑了。

但跑了没几步，忽然又自己站住，回过头来，半笑半嗔地道：“等你回来，要是没有这东西，瞧我会理你。”

小身影奔过后圆月门，韦松却傻愣愣地站在那儿发呆，几经思讨，他终于决定不带它一块儿去衡山，他想；师父南岳一奇是个道士，我这一会，不管出家不出家，要带着这香喷喷的小东西，给师父知道，一定会换领臭骂。

所以，他偷偷用铁盒儿把香袋收好，离家估时候，就悄悄塞进这棵大树树洞里去时，他还慎重地发了誓：

“十年后，要是我仍寻着这铁盒，得着这香袋，证明兰妹妹和我。”和他怎么样？事隔十年，想起来还有些耳烧。

如今，他果然艺成归来，果然又拿着这只铁盒，得到这香袋一切都象十年前一样，可是，不知兰妹已变成什么模样了？

想着，他有些慰藉，又有些感伤，默默揣好香袋，抬起头来，眺望远方，那烟雾迷蒙的小山后，便是他十年不见的故乡了。这时候，母亲也许正在忙碌，厅堂里只怕闹闹哄哄全是客人，爹说过，在他艺成返家的今天，要邀请当年和他人家并称“洞庭三封”的蓝衫剑客梅维民，追云剑吴涯，以及亲朋好友，盛大庆祝，并且决定在席间，将他那柄金剑，转赐韦松——那自然象征老一辈的从此隐退，让年轻一辈的仗剑江湖。

他不禁悠然神往，轻拌马缰，正欲前行，却在这刹那，突闻一阵奇异地衣袂飘风声响，由远而近！

转瞬间，十字路口奔来一群人，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神情凝重的老年和尚，金黄色的袈裟，黑色芒鞋，低头疾行，其速如风。

在他身后，跟着一列约有十七八名中年僧人，个个步履矫健，一望而知尽皆身负绝高内功。

这群僧人，脸色一如树重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毫无顾忌地施展“陆地飞腾术”赶路，一视眼，已由东而西，从十字路口匆匆奔过。

他们谁也没有停一停，甚至连看也没有着韦松一眼，生象是根本不知树下有这一人一骑似的。

韦松怀着无限好奇，怔怔望着和尚们远去的背影，不觉诧讨道：看这些和尚，气宇轩昂不凡，一望便知必是武林中名门大派弟子，是什么事使他们如此匆忙？如此凝重？好象有着沉重的心事和任务。

这念头尚未转完，蓦地又听得一阵急促地履声，由远而近。

韦松讶然回顾，当时又是一怔，原来从东方大道上、又疾奔来一群道士，为首一人，绝巾们过，背插两剑，年纪在七旬以上，率着身后十余名中年道人，低头如飞从大树前奔过。

这些道人神情，人数，和所去方向，样样如刚经过那群和尚一伙，甚至赶路的匆忙疾速，也全然相同。

韦松大惑不解，忍不住向走在最后一高道人拱手叫道：

“敢问道长——”

那道人未等他们把话说完，精目一抬，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脚上不停，转眼间从韦松以侧擦身而过，连头也不回，匆匆而去。

韦松怅然而立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脑中尽翻腾着无限疑惑，暗忖道：真是桩奇怪的事，假如不是急着赶回家，我一定要跟去看看。

家，毕竟给了他更大的诱惑，他痴立片刻，耸耸肩头，一带丝缰，仍然选择了归家的小径，只是，雨还在纷纷下着，使他感到更加烦闷。

缓缓驰过小山，老远地，就望见门前那株垂柳，果然，那柔柔的枝条上，已经茂生着绿枝，屋顶烟囱，正冒着袅袅炊烟，是母亲在厨下准备酒菜？他精神陡觉一震，“刷刷”地在马股上加了一鞭，健马泼开了四蹄，风驰电奔冲下山坡。

东方异喘息一阵，精神略振，含笑道：“这是我们东方一家传家之物，价值虽不很重，平时却珍贵异常。”

韦松道：“那你老人家为什么给我呢？”东方异紧紧握着他的手，道：“自为此时此地，我已经没有任何亲人，虽外一虽然……”

韦松知道他此举必有深意，忙为他推拿法血，乘声道：“咱们就快出险了，有什么话，你老人家何不等出险之后漫漫说呢？”

东方异激动地道：“不！现在不说，今生只怕再没有吐露的时候了。”

韦松道：“不会的，你老人家千万别往坏处想”

东方界拉住他的手，眼中热泪进流，道：

“孩子，听我说下去我一生淡泊，与世无争，年过半百，死了也算不得短寿，唯一放心不下的，只有小虎子和莺儿姊弟……韦松忙道：

“他们都很好，小虎兄弟和鲁家堡少堡主在一起，莺儿姑娘她——”

东方异接口道：

“我知道，她也失陷在华山总坛，而且就在隔壁另一个洞中。”

“韦如专，“蓝衫创客”海难民和“追魂剑客”吴涯坐在上下手，对西客位空着。另外个眉须斑白的老人和。

混身绿衫的女郎打根一束五个人，四男一女，目颀而坐，不言不动，毫无声息。

个松从心底冒出胜寒气，信步上前，叫道：“爹爹，梅叔叔，吴叔叔——。”

没回应，海维民手里尚擎着酒杯、吴促虚张着嘴，似在说话，又似在发奖，那斑发老人正抢着向盘中校起一块鸡腿，手臂才缩回小，绿在女郎更使人心惊晚散，她一定是表妹徐文兰一。

一切那么安祥而想静，宴会正进行得热闹，见什么区因，竟使他（她）们漠然而止，五个人今都已经冷冻僵硬，气绝而死，韦松惊恐得疾退数步，突然嘶声大叫：“娘！娘！你在那里？”

叫声巾，身形门电，旅身在门通往日下的门内射击。掠过门槛，据和一一人迎面撞个满怀，他此时正当惊恐之下、农蓬”然一产、那人直推校得倒飞而起。

韦松左臂疾探，决如电掣一把扣住那人肺肘手——凉，定神奇时，那人正端着一盘热腾腾的鹿脯、竟是“厂头海香。

灿伸手向她前幌了幌，梅香瞠民直视，早已死去。韦松心如仅裂，抒千，松开梅香，错步问，穿过后向，直奔厨下。

一脚踏进厨房，他顿时一定，炉上发火正旺，他根背丹站在火炉前，千里举着锅铲，锅里正爆着马丁，油或火热，瞬时拍拍正响着。

韦松唤一声。

“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幕然间，一股焦奥之队冲鼻而入、锅里冒着一股暖浓烟。

他心头猛烈地一震，闪身而上，锅甲菜肴尺都焦称，他娘瞪大了两只眼睛，好象突然看见什么极其可怖的事物，张口结舌，生已气绝。

这真是一件奇怪而又可怕的变故，整个屋宇已无一个活口，但他们的死。仿佛是发生在刹那之间，那么突然，那么意外。那么安详，甚至连被害的人；也全部死在不知不觉之中。

如说是中毒，同下还有没用过酒菜的母亲和海香、何中每立后，肠裂胃穿，也决不会死得如此宁静安产。

如说是突然出现了可怖的事物，那么，桌上吃酒的人并没有在凛愕表情，廊下送菜的梅香，甚至兀自加忙着、手中端着

菜肴，并未跌倒。

唯一可能，是在大家兴高采烈，不知戒备立中，被炊事使用专责暗器，先伤了厅上五人，再掩至厨下，连下毒手。不，这理由也不甚合理，厅上“洞庭三剑”并非诞之共，他们绝不会毫无戒备警觉，何况，绝毒暗器，也应该留下伤口六市从此，韦松墓地震，急旋予重又冲厅介。他知道这决非一件平常的变；友，如果不能一静，必何失陷在迷乱中，岳似力产力内心悲伤，不断地告谈着自己，你冷静、冷静，一家七口血仇，全在我一人肩上，若不能查出实情元凶，如何对得起父母，如何对得起叔叔们和兰表妹，更何以对十年埋头苦学大智大勇的人，往往能抑制自己的情感。韦松强抑愤，重往前厅。再次浏览桌上情景。个个被他发岷几点可省文处。

第一，屋中物件，有条不紊，桌上菜肴尚温，日下炉火正旺，足见变故发生，并不甚久。

第二，那斑发老人面目甚是陌生，搜边儿时记忆，始终想不起此人是谁？他是什么人？会突如其来，参与了这次的死亡的宴会？

等三，他爹爹员在襟危坐，面前放着个战断创一即是他老人家位以成高的金剑，原来要在今天欢宴席上，当众付给韦松的。然而，那柄纯金利剑，此时却只剩下半就创柄，整个剑又，已经折断不知去向。

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发现。背向大门的守仁之上，放着双曾经使用过的竹筷。

这发现使他深泳感到震感和心悸，他本问为那座位是与普

鲁给自己，如今细捆起来，或许这屋中尚有另一位神秘的客人？他是进了怎会在修变发生之后，份失踪？韦松战栗地从兰表妹发上，拔了一根很合。——试杯桌上留一只酒杯，但是，他失望了，酒杯中并没有毒。

他痛苦地将钢卷重又插回兰妹发署上，触干河。体体那只陈旧的布袋儿，心里顿时起无限凄凉府传满。

见时情疑。如目前，十年来，她不知做过车少少女绩公气丽的梦，今日满怀欧有，坐在这期待的酒席上，却自而断送了她灿烂似锦的青春年华。

泪水充满韦松的眼眶，但他极力忍耐住。不使它们滚落下来，膀胱泪眼中，这巨子里一见一椅，对他都是那么亲切而熟悉。

这是一桩处心积虑的谋杀。计划缜密，下手狠毒，一口气残杀了男女个人竟不留丝毫痕迹。

大讨？予答？他范之无所知，用什么方法？怎样下手？

他更是迷润，唯一。可遵循的两点线索，只是那陌生的斑发老人和那神秘失踪的不速之客。可开。这个已死，一个已去，叫他又能从何变？

他失神地询立在桌边。许久没有移动一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泪水已打湿了整个前襟，颊上泪如蚁行，他也懒得去理。盼了十年，如今只得到空荡荡的房舍和满屋尸体，假如他要哭，即使哭干眼泪，也难泄心中悲伤于万一。

肩耽中，窗外六色已暗，烦人的细雨，依然斯而下个不停。屋子里开城阴冗，但韦松不想点个灯火。

他愿意那样采立着不功，邵伯站上十年百年，他更愿意天永远黑暗，最好再也没有明天，让一都到此而上，生、死、岂不全部一样了？

但，老天却是无情的，人死不能再生，天亮了，却终于又明亮起来。

当他惊定窗外晨喷门露，才记起自己意呆呆地站了整整一夜、这时候，而已经停了，一世金黄色的阳光，透过窗槛，远处村落。传千一声声鸡啼。他强忍着无限悲励，幽幽地取柄铁锹，默然在屋前垂之下柳，掘了一列七个土坑。掩埋了父母，接着是“洞庭三剑”，再接着是令他心碎的兰表妹、也泪如泉涌，从怀里取出那只陈旧的香袋，拗开她的右手，想让她握在掌心里……忽然，一件闪亮的东西，从她手心悄没声市东击西坠落在泥地上。

韦松眼一亮，俯下头去，却又是一枚打造极其精巧的星壮暗器。

那东西系用纯钢打造进，共有六角，菱尖锋锐，闪闪发着绿的光辉，显见是经过剧毒浸淫的。

韦松心头猛震，用一幅细绢垫着手，谨慎地将它拾了起来，再看时，才发现兰表妹纤腕“劳官”穴上，有一处非常细小的针孔。

这个发现，使他混身血液沸腾起来，急忙又检视那尚未掩埋的斑发老人，奇怪的是，那斑发老人竟混身无伤。

韦松如疯似狂，将那斑发老人身上衣物，尽都倾掏了出来，细细检视，蓦地，却在此他贴身衣袋里，找到一张红纸请

帖。

那请贴上写着：

“谨订于清明日，敬备菲酌，恭候台光，席设洞庭君山之巔，万毒教主田秀贞谨具。”

帖上未封套，故不知这被邀的老人究竟叫什么名字。

但“万毒教主田秀贞”这几个字，已令韦松心神刷震。

他握着那张请帖，脑中百念飞转，一时想不起这“万毒教主田秀贞”是何许人物，可是，偏偏这请贴在斑发老人身上发现，而自己一家七口，死得离奇，难道说这个惨变，竟跟“万毒教”有关么？

计算时日，这一天恰好正是清明，他霍地跃起身来，小心翼翼，将爹爹所近半截金剑，以及那枚易状摔毒暗器和的怡商进怀中，掩埋了死者，销闭了屋门，恭恭敬敬在父母放前拜了三拜，洒们祷视道：

“爹，娘，求你老人家阴灵护佑，踏遍天涯海角，孩子一定要查出元凶，替爹娘，二位叔叔，兰表妹，梅步，和这位不知姓名的老前辈报仇，决不沾辱爹爹金镖神剑和师父他老人家南岳一奇的声誉。”

凄惶中，韦松挥泪上马，一步一回头，直到转过小山，看不见家门那株垂柳和七座新坟，压抑了一整夜的悲论，才迸发了出来。

他悲愤地仰面向天，发出一声凄厉绝伦的清啸，抖动马僵，冲上了征途。

怒马如飞，转眼又到了那棵大树下十字路口，韦松俯头低

试，那具锈迹斑斑的小铁盒，还在树根下烂泥中，回首前情，只觉叶青，这一夜中去而又返，人事变迁，家毁人亡，竟是如此的悲惨和巨大，他纵是铁石人儿，也不禁泪水滂沱。歇一会，想一会，蓦觉脑中灵光一闪，对了！昨天那神色匆匆西奔而去的和尚和道人，他们所去的方向，岂不也是洞庭？

这一想，心神大振，勒转马头，循着西去古道，放马疾奔。

他暗算脚程，要是能够在午刻之前赶到湖滨，还来得及雇舟立赴君山，假如再迟了，纵然到得君山，中怕也在黄昏日落的时候了。

因此，他也顾不得道路泥泞，坐马疲惫，一口气飞驰疾奔驰五十余里，马背上一片湿漉漉，已分不出是雨？是汗？还是溅的泥浆。

已刻将尽，韦松人困马乏赶抵湖边，远远地，就见湖边停着一列三艘大船。船上已密密站满了许多人，其中道家、俗家都有，个个神情凝重，默默垂首不语。

韦松奔到近前，弃马落地，向船家拱拱手道：

“请问这船是去君山的么？”

那船不屑地冷瞥了他一眼，道：

“虽是去君山，但咱们是万毒教主包下来近接宾客的，你有请帖吗？”

韦松听说没错，心里顿时放松了一半，微微一笑，取出那张红纸请帖，递给船伙。那船伙细看了好一会，仍然狐疑地道：